

王朔文集
谐谑卷

编辑部

的故事



BOOKOO.com.cn

The Times

编辑部的故事

王朔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《编辑部的故事·修改后发表》

“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，在西单‘百花市场’，和一个男的。”李东宝对戈玲说。

“昨天晚上我就没出门。”戈玲回答。

“绝对是你，我仔细张望了一下。”

“是不是我我还不知道？你肯定认错人了。”

“你们从‘百花市场’转完出来，又进了‘豆花庄’，一人吃了碗龙超手，又合吃了碗‘叶儿耙’。”

坐在另一张桌后吸烟出神的于德利，看了一眼李东宝，弹弹烟灰说：“你跟踪了？”

“邂逅。”李东宝说。“当时我正好骑车逆行被警察喝住在路边接受批评，一边东张西望。”

“那就是有这事了。”于德利说。

戈玲一笑。

“其实你就是承认了也没什么。”于德利劝戈玲。“东宝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算账。”

“是没什么，问题是我根本就没跟人吃过、逛过西单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不诚实了。”于德利咳嗽着摇头叹息。“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。”

“那也只好让你不喜欢了。”

陈主编拿着份稿子从他的套间里出来，对李东宝说：

“这稿子我看完了，还不错。”

“您要觉得不错，那就是真不错了，那就用吧。”李东宝接着对戈玲说。“就是，我也没想把你怎么样。真不喜欢你那么不坦率。”

“篇幅我觉得过长，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？”陈主编说。“另外有些小地方最好在做些修改。”

“是是，我也觉得有些地方换种写法更好。”

“那就把作者请来谈谈。”陈主编说完离开，去上厕所。

“什么稿子？”于德利问。

“言情。”李东宝有口形无声地说。

“写得好吗？”于德利随便一问，操起稿子翻阅。

“就那么回事，比‘穷聊’的略强那么一点。”李东宝转而继续对戈玲调侃。“似乎很亲密嘛，一路手挽手。”

“当然啦，既然是轧马路，当然要找那感觉。”

“我能拿回家翻翻吗？”于德利翻了两页稿子，问李东宝。“这几天跟老婆没话，正想找点言情小说看。”

“拿去吧，想着还回来。”李东宝问戈玲：“今儿还

见吗？”

“见。”戈玲回答。“每天都得见，不见想得慌。”

“那爷们儿帅吗？”于德利认真问东宝。

“我不觉得。你见过那种遭了雹子的茄子吗？看上去也是紫色儿，一摸上去净是疤痕。”

“哈！”远处正在埋头看稿儿的老编辑刘书友冷丁大叫一声，忙低头加倍严肃地看稿，无声无息了。

另一位老编辑牛大姐怅惘抬头，缓缓逡巡，睥睨群小。

“我就喜欢那粗糙的感觉。”戈玲盯着李东宝。“——刚劲！”

于是李东宝便给《风车》的作者林一洲打电话，冒充公安人员。林一洲捧起电话聆听时牙齿的嗑碰声清晰可闻。

林一洲放下电话，再三叮嘱自己：沉着，一定要沉着。这仅仅是个好兆头，没见到铅字前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，过早宣布，将来被动，但眉宇之间还是象番茄汁溶于水，渐渐漾出一层喜色，与扳着的脸蛋、紧绷的双唇恰成对照，似喜似悲，令环视四布的同事们好奇心倍增。

老婆劳动了一日回到家中，见林一洲兀自发怔，嚼话梅似的品尝吮咂一脸回味无穷的快慰，平日分工他管的家

务一样未动。老婆也是疲惫，无力吵骂，唯有堵气倨坐，满脸挂霜，心中自叹命苦。

林一洲“沉着”半日，已然按捺不住，终于丢了矜持，歪头朝太太嘻笑，引太太发问。

老婆一脸鄙夷将张口未张口，林一洲已自动报了喜贴子，初还有所保留，继滔滔不绝，后已俨然既成事实。

这老婆本是那一等势利妇人，平日最恨丈夫无能，好争些闲气的，如今一听，焉能不化怒为喜？

“早该这样的！叫他们压了你这么些年，应该去质问质问，把稿子摔到他们脸上，亏你还想着感激。”

倒是丈夫比较谦虚。

“都要受这折磨的，那有不坎不坷就顺顺当当成大事的？好在已经挺过来了，从此再不该有谁难为的住我了。”

“明天去，把你那些被全国退过的旧稿子都带去，让他们一气儿发了。”

“不好不好，要谁退的谁发才有趣儿，当然我还是要给他们台阶的，不能弄得人家太难堪，将来还要做朋友。”

“就你心眼好，人家退你稿儿可是眼都不带眨的。”

“越是得意越该有气度，板子也挨得香饽饽也吃得。奇怪，我现在竟一点不记恨他们了。”

两夫妻说说笑笑，吃了晚饭。老婆本来想炒盘硌窝蛋以表祝贺，被林一洲婉决了。他诚恳地说：“以后只怕吃不上这样的饭了。”

待收拾完睡下，林一洲身上擦着老婆的大腿，回忆起一生的酸甜苦辣，从此都要告别，竟呜呜地哭了。

老婆也辛酸，陪着掉了若干的泪，饶着说上些不咸不淡的话。

惹得林一洲哭完倒恼了，体味出了些越王勾践报了仇之后的心境，在黑暗中任凭老婆抚摸冷笑不已。

次日，林一洲梳洗完毕便直奔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。

路上，他为自己举子看榜似的激动心情十分羞愧，连连责骂自己的不成熟：美什么美？可不是应该的？和那些福童比起来，你已经晚了。

这么骂着，怨着，一路走着，到底才算从容了一些，端庄了一些。

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遭了一肘，也并不暴跳，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鲁莽汉子，悠悠地想：日后才叫你知道我呢。

“你好你好。”

李东宝与林一洲热烈握手，握完让座，笑吟吟地望着

他，并不言语。

“还好吧？”林一洲问，掏出烟敬礼东宝。

“好，老样子，就那么回事。”礼东宝摩挲着烟，语焉不详。“你怎么样？”

“准备写一新东西，正在打腹稿——有火儿吗？”林一洲东张西望。

“火儿？”李东宝也茫然四顾，再三觑视这厮

林一洲看出蹊跷：“您不记得我了？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我姓林。”

“噢，”李东宝终于笑得实在了，“《风车》的作者。抱歉抱歉，每天见的人太多。等一下，你那个稿子我们主编有意见，我叫他来。”

李东宝起身去主编室。

戈玲对于德利笑：“我发现好几回了，两人聊了半天，还不知道谁是谁呢。”

李东宝回来，对林一洲说：“主编在接一个电话，完了就过来。”

他坐下后继续和戈玲胡扯：“他是干嘛的——你那位？”

“肯定不是编辑吧？”于德利说。

“肯定不该是。”戈玲说。“我不能一错再错。”

“戈玲，作为同事我有责任向你进一忠言。”李东宝十分严肃地说。“生活作风是个大问题。”

戈玲正儿八经地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要为其他女同志作个榜样，自尊自爱。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切莫将身轻许人。”于德利插话。

“你吃醋吃得没什么道理吧？”

“我不过是殷切期望。”于德利说。“我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——你把我看低了戈玲。”

陈主编搓着双手从里屋出来，笔直走到李东宝桌前：

“作者人呢？”

李东宝晃着身子找：“在你身后。”

独坐得十分无聊的林一洲忙站起来，与正转过身来的陈主编冷丁打一照面，急忙上前握手。

“坐吧坐吧。”陈主编就势把林一洲按回到椅子上，转悠着给自己找座。

“坐我这儿。”戈玲抬屁股起身，让出自己的座椅。

“抱歉，把你挤走了。”陈主编含笑。

戈玲也含笑，拖了把椅子到于德利桌旁打横坐下，两手放在桌面交叉报拳，眸子盯着于德利闪闪发光。

于德利抬头发现戈玲的目光，一怔：“没什么用意吧？”

“没有，随便看看。”

“喝水。”于德利把自己的茶杯推到戈玲眼前，低头继续看稿。

戈玲端起茶杯揭盖儿喝了一小口，眼睛转向李东宝那边。

“这是我们主编，大拿。”李东宝为林一洲介绍。

林一洲并不应声，只是低着头从自己手里的烟盒中费力地抽出一把烟，敏捷起身向屋里的所有男人分发。

“谢谢，不会。”陈大拿摇手谢绝。林一洲还是在他面前摆上一支。

“刚才给我那支还没抽呢。”李东宝举着那支完整的烟说。

林一洲执拗地把烟再三伸到他鼻前，李东宝只好接过去，一手攥一支。

“于德利双手接住飞来的烟，看看牌子嗅嗅味儿，叼在嘴上一边用手在身上摸火柴一边继续看稿。

刘书友用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林一洲知难

而退。

林一洲把烟装回兜里，坐回到陈主编对面恭恭敬敬像陈主编的小学生，不知是他原本不吸烟还是见陈主编没这嗜好自己也忍了。

“稿子我已经看了，印象不错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”

陈主编笑眯眯地像个和气的弥勒佛。

林一洲紧张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腓，坐在椅沿儿上，沉吟片刻，匆匆开口，眼睛无比真挚地望着陈先生。

“这篇小说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——当然是我认为！这是第六稿。没人逼我，属于我自己严格要求自己。我总这么想，一部作品拿出来，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不能光发就完了。赚钱么，不如去卖包子。既然是艺术品，就得几百年后从地里挖掘出来，噫，如获至宝。”

于德利一边翻到稿子的最后一页，把落款儿小声念给戈玲听：

“一稿于亮马河畔；二稿于永定河畔；三稿于护城河畔……”

戈玲问：“小说是写海军的？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”李东宝说。“你是拿出写名著的劲头写的这玩意儿。”

“可能我有点过于自信了。”林一洲严峻地说。“但我确信，我这部小说目前国内，是一流的。如果翻译成英文或广东话，尽管语言上要损失一部分，也不会低于二流。”

“有人要翻译你这……东西吗？”陈主编很感兴趣。

“嗯，我的一个学英文的朋友看了几行便很激动，准备学会英文后立即动手翻译我这篇小說——广东话的全被我拒绝了。”

戈玲向李东宝递了个眼风，尽管理东宝纹丝未动，还是被林一洲捕捉到了。

“倒不是别的，我是汉语作家，所以还是希望首发权给中文刊物。”

“那倒无所谓。”陈主编说。“如果你能首发在外国刊物上，我们也可以当做海外文摘转译过来，没准更能扩大影响。”

“我们不是特在乎。”李东宝说。“译文有的好的比原文都精采、隽永。”

“别了，别了，还是发原文吧。”林一洲说。“汉译英，英译汉，最后成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了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”于德利说，“不留神忘了，没准还

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外国大作家佩服一通，崇拜一回。”

戈玲：“没准还会告外国作家剽窃自己。”

林一洲看着戈玲和于德利，有点儿琢磨不过来的样儿，掉脸再看陈主编，又从容了。

“我把稿子给贵刊，真是出于对贵刊的信任。我始终认为贵刊是国内的一流刊物，图文并茂，兴趣高雅，是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三性结合的比较突出的好刊物。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贵刊，几乎期期都看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，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也恨自己没毅力，偏偏对你们刊物，一期没看到就丢魂落魄，不得不佩服贵刊编辑的水平和眼光——抓人。”

“哪里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。”陈主编谦逊地低下头。

戈玲、于德利脸红扑扑的，吃吃暗笑，再射过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柔和了。

“您别这么说，我们可不经夸。”李东宝也有几分羞涩。

“我绝对不是夸你们，何必要夸？我这人天生就不会恭维人——是事实。陈主编说得是对的，一个刊物，办好不容易，办坏很轻松。所以我没找那些大刊物，直接就来

找你们。我认为一流的刊物就得有一流的稿子。我认为你们现在缺的就是我这种稿子！”

林一洲目光灼灼地望着大家，一手在衣兜里摸索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自满不得吧同志们。一期马虎，没有过硬的稿子，读者就会失望，下期就不买你的账了。”

“我们应该把这做为读者对我们的鞭策。”陈主编因势利导，旋而又对林一洲和蔼地说：“我们具体谈谈稿子好吗？”

林一洲一愣：“没谈吗？噢，是没谈。能把稿子给我翻翻吗？写出来很长时间，印象有些模糊，光记得是好稿子了。”

“稿子？”李东宝连忙在自己桌上翻。“稿子叫我搁哪儿了？”

“这儿呢。”正看了一半的于德利把整部稿子借戈玲的手递过来。

林一洲接过稿子，铺开，一边吸烟一边皱着眉头看。

于德利伸了个大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：

“看了一半儿。”

“一个胖胖的采购员模样的中年男人拎着个黑人造革

包进来，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：

“几位，好啊。”

“老张来啦，多日不见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和他笑着打招呼。

“老陈，又胖了一圈，怎么搞的？”

“噢噢，来了个作者，正在谈稿子。”

“东宝，见我假装不认识？于德利，我不跟你说话，不够意思，到我家喝酒还自己带酒。戈玲，又漂亮了，我真恨自己早生二十年。大姐，老刘。我就佩服我们大姐，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在认真工作，哪像我，总闲逛。老陈，赶明儿我也到你手下当个兵。”

“我们哪敢劳您的大驾？”牛大姐笑说。“到我们这儿岂不是委屈了您这位京东才子。”

“来我也不要，光会说不干活。”老陈也笑说。

“到我手下当编务吧。”戈玲笑说。

“行，我就伺候咱们戈小姐。”张名高把包放在于德利桌上，拿过电话开始拨号，把话筒按在脸颊上笑咪咪地等着通话。

戈玲：“又给谁打电话？一天就见你忙。听说你都跑去给中学女学生上文学辅导课了？”

于德利：“损点儿吧老张？也别忒赶尽杀绝。”

“我这是给我老太婆打电话。”张名高把电话换了只手。“……喂，我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。我现在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，跟他们要谈些事，稿子的事。晚上要去法国大使馆参加个活动……”

林一洲在一边眉头忽然舒展，以手加额，叫起来：

“噢，对了，我写的是这么个意思：呼唤……”

他看到大家都笑脸向张名高，停下不说了。

陈主编在一旁：“请说，我这儿听着呢。”

林一洲又挪挪屁股，凑近陈主编：“我写的是个爱情故事，可呼唤的是理解，歌颂的是善良，传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声。”

老陈频频点头：“嗯嗯，接着说。”

“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。我认为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真善美，因为人人假恶丑又不太甘心。所以那什么连续剧引起那么多坏人感动，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，饶有趣味……”

“老张，要喝水自己倒，我这儿顾不上照应你。”老陈扭脸跟张名高寒喧。

“跟我你还客气？忙你的。”张名高使劲摆手，问戈